

乐谈

我与手机「抢」战友

徐杨

作为一名指导员,在休息时间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手机。休息时,有的战士打游戏、看电影;难过时,有的战士刷淘宝、看“鸡汤”……刚上任的那个周末,我兴冲冲地到各班转,希望和大家一起玩,却发现大家都盯着手机,楼道里冷冷清清,俱乐部空空荡荡,篮球场空无一人……可能你会问,那你也和战士们一起打游戏不就融入了嘛?

细想之下,还是欠妥。且不说长时间玩手机对身体不好,手机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也会让战士们淡化现实中的战友情。我和几个支委一商量,决定采取点办法。

“象棋俱乐部成立啦,名额有限,想报趁早。”值班员喊了四五遍,名字只交上来一两个,不少战士觉得“象棋是‘老头下的’,比较枯燥,不如游戏精彩”……看准“病根”好下药,我在一次教育课中,拿着象棋举例子,引导大家领略中国象棋的魅力。“别看棋盘不大,可是马走日、象走田、小卒一去不回头……每个棋子既有自己单独的走法,又能形成像‘马后炮’这样的联合战法。”架不住说,经不住劝,最后还真有8名战士加入象棋俱乐部。有一次,我看到上等兵许魏宇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棋盘,他笑着告诉我:“下象棋讲究走一步看三步,凡事有个准备,我现在就在为春节象棋比赛做准备。”

象棋俱乐部有了起色,我又盯着连队里的球类琢磨事儿。看NBA的不少,打篮球的不多;聊足球的挺热闹,踢足球的找不齐……了解到这个情况后,我开始“激将”:看了科比的虚晃跳投,大家不想自己练练吗?看了梅西的勺子过人,你不想实战下?虽然场地受限,但我还是拉着几个足球爱好者找了块空地练起来。摆了4个饮料瓶子当球门,3人一组,你攻我守,20分钟下来,个个大汗淋漓。平时性格比较内向的李子涵说道:“指导员,踢球真畅快呀。”

一招行得通,招招如泉涌。连队添置了新的健身器材,恰巧我的堂姐夫

一名健身教练,索性让他每天录制一段健身教程,指导战士们科学健身。一开始还有同志不理解,“撸铁”有啥意思,可当看到其他战友渐渐隆起的肱二头肌,心里也痒痒了。“小胖”邓剑举着两个哑铃说:“争取夏天之前,练出疙瘩肉,秀出好身材。”

通过半年多的坚持,我发现踢足球、下象棋、健身等传统娱乐方式仍然充满魅力。这些活动之所以沉寂,更多的是因为新同志玩得少,就像打“王者荣耀”一样,如果有人带,能形成氛围,他们照样玩得溜。

拉练滋味

童康 刘先冬

津津乐道

头顶“凯夫拉”,手持钢枪,身戴战斗携具,脚踏作战靴……那就一个字:酷!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的“superman”。

可是“帅不过三秒”,打颤的双腿、茫然的眼神还是出卖了我。第一次重装50公里拉练令我“固态”百出。近40斤重的装具把一米八个头儿的我压成了C形,走路时似乎都能听到膝盖骨摩擦的“咯吱”声。

“啥时候是个头啊!”路程才刚过半,我就有点吃不消了。就在这时,班长“噌”地闪了出来,一把掠走我的背囊,要带着我背。我的脸涨得通红,一向不“认怂”的我,一股“愣劲儿”涌上心头,咬牙,继续走!虽然班长的援助未能如愿,但在这寒风凛冽的严冬,着实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大休息点,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,正准备找炊事班吃饭,却通知要以班为单位自己烧饭。第一次野炊,我们都有些兴奋,土坡挖灶、深山拾柴……大家各自分工,热火朝天地干起来。因饮用水量少,供水车旁排起了长队,我主动请缨去附近老乡家打

水,飞奔到对面山脚下的一户人家,说明来意后如愿打满了水。

“加柴、起锅……”呼喊声此起彼伏,战友拿着帽子使劲儿朝灶口煽风,黑烟熏得他直流眼泪。在班长的指挥下,一群“门外汉”也干了次精细活儿。饭菜出锅,很快就被我们横扫一空。

“嘀——”一辆三轮车缓缓向我们驶来。“这不是刚才山脚下的那位老乡吗!”我小声嘀咕。原来,老乡知道了我们在此宿营,特意送来热水和食物。老乡说:“小时候也曾有部队从这里经过,父母把过年的腊肉都拿出来招待子弟兵。今天的太平日子是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”听着老乡的话,身为一名军人的自豪感在我胸中涌动。

告别老乡,前方忽然传来号令,“五公里奔袭!”大家闻令而动,整装出发。此时,我的双脚火辣辣地疼,汗水浸湿的衣服黏糊糊地贴在身上。一阵寒风袭来,汗珠凝成白色的结晶覆在脸上。我轻轻舔了一下,一股咸和甜交织的味道弥漫在口中。我知道这是我们军人特有的一种滋味,这味道中饱含着战友间不抛弃不放弃的“暖”、军民一家亲的“情”、苦中亦有乐的“甜”……细细品味,这些都将成为我记忆里独有的“军味”。

兵漫

堆雪人

钟家宝绘



“天河”捕鱼

张绍国

的别样乐趣。他从马厩借来一匹骡子,驮上连里仅有的能作为捕鱼工具的一张铁丝网和两只铁桶,带着我和炊事员小李,披着朦胧的晨色,向恰巴河进发。

通往恰巴河的路是跌宕起伏的天山牧道,行走起来很吃力。不过这点困难,对于我们这些好胜的军人来说,算不得什么。况且,沿途还有美不胜收的风景供我们观赏。牧道一侧是峰高林密的森林,林间羚鹿嬉戏,鸟语花香。阵阵山风吹来,林海涌黛,像漫步在浩瀚的大海边。牧道的另一侧,是山涧深谷,山巅积雪融化的雪水沿着山涧深谷飞流直下,染霞穿虹,激越的流水声时而如琴抚,时而如鼓擂。

当攀上山脊的那一刻,面对东方冉冉升起的一轮硕大旭日,我们像是骑在一条向着太阳腾飞的巨龙脊背上。山北的巩乃斯河和山南的恰巴河,仿佛巨龙两条舞动的龙须,而两边云蒸霞蔚的广袤草原就是巨龙翱翔的天宇了。俯瞰云隙间露出的低矮房舍、牧包和更远处小如珍珠似的牛羊,心里便有一种追日逐月般飘飘欲仙的感觉……

翻过山脊,继续前行,脚步就轻松多了。恰巴河在我们的欢呼声和两

只铁桶的碰撞声中渐渐近了。

恰巴河像一位风姿绰约的维吾尔族少女安卧在草原上,茵茵绿草是她为迎接所有虔诚的造访者而铺展的柔韧地毯。我每迈一步,都有儿时赤足踏在新麦上、身心痒痒的快感。凝视恰巴河,河水清澈碧透,倒映着两岸巍峨的山色;溯源远眺,河水缓缓而流,波光潋滟,晃动着河金色的阳光碎片;口渴,掬水痛饮,河水清冽甘醇,醉透我的肺腑。饮罢,不由深情地面河而躺,耳畔仿佛又涌来恰巴河如母亲般谆谆细语,仿佛我又头枕母亲温暖的臂弯,遐想着美好的明天……

倒是一尾鱼跃,让我们记起了此行的目的。我仗着有些捞鱼摸虾的经验,寻到河滩隔开的一条较窄的河沟,卷起裤管跳下水,试图摸几条鱼显身手。不曾想,刚下水,腿肚子就因冰凉抽了筋,只好爬上岸。原来,恰巴河的水皆是冰雪融化的雪水,河水表面受太阳照射,与正常水温相近,而底层因阳光照射不到,河水冰凉刺骨。

老班长给我抽筋的腿做了按摩之后,跳过河沟,与小李各执铁丝网一端,拦住河沟,要我用树枝从上游往下游击打河水,赶鱼入网。待我将鱼赶到网前,老班长执网迅速跳回岸上,将

网前的鱼圈住,然后与小李慢慢地把鱼拉上岸。恰巴河鱼之多和这种因陋就简的新奇捕鱼方法令我兴奋异常。可是由于只从岸边逐赶,捕到的鱼多数都惊跑了,一网比一网捕到的少。这时,我灵机一动,骑上骡子,在水中击打。就在鱼即将被赶到网能圈到的范围时,骡子被老班长和小李虎视眈眈“剑拔弩张”的架势惊呆了,任凭我如何加鞭,也不敢向前。逼急了,反而犯了野性,身子突然直立,硬是将我摔进刺骨的雪水中,我顿时成了一只颤抖的“落汤鸡”。

附近正有两个放牧的维吾尔族姑娘,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样子,笑弯了腰。笑完之后,她们主动过来帮我们赶鱼。两个姑娘策马并行,马到之处,水花和笑声四溅,鱼像系了缰绳,都往一个方向惊逃,网被鱼撞得乱抖,咚咚有声,网圈起来,拉上岸,地上白花花的全是活蹦乱跳的鱼,很快捕满了两铁桶。大伙仍意犹未尽,只可惜带少了装鱼的器具。

回到营房,全连上下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恰巴河鲜美雪水鱼。我因捕鱼着了凉,发起烧来,昏睡中,我骑着骡子又来到美丽的恰巴河……

题图设计:高旭尧

军旅趣事

1982年,当兵伊犁巩乃斯草原,留给我许多难忘的记忆。初次“天河”捕鱼,至今记忆犹新。巩乃斯草原被西征的成吉思汗誉为“空中牧场”,草原上的恰巴河被誉为“天河”。

恰巴河是伊犁河的支流,在天山腹地,被崇山峻岭包围,交通不便,人迹罕至。只有春夏季节,才有少数牧民到河边放牧,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持完好。而且,恰巴河既得主河道伊犁河的灌注,又有无数山溪汇聚,宽阔的河道四季水流不断,适宜鱼类繁殖,是捕鱼的最佳去处。

不过,由于营区与恰巴河隔着一座大山岭,要想到恰巴河捕鱼,必须翻山越岭,这就给捕鱼者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好在我们是机炮连,有军马、骡子代为驮渔具和捕获的鱼,免了许多肩挑手提的劳苦。

初次“天河”捕鱼是当兵第一年夏天。我到炊事班帮厨,炊事班老班长听说我是河边湖畔长大的,立刻想到带我去恰巴河捕鱼,改善一下连队伙食,也让我感受一下“天河”捕鱼



许下心愿

新年伊始,武警甘肃总队兰州支队执勤十七中队的官兵纷纷写下新年愿望卡,并放入中队准备的“时间胶囊”盒中保存。“时间胶囊”盒将在年底打开,到时战友们再一同回味这一年的成长变化。(侯慧慧摄)

军旅情融进我的“手作”

78167部队 普丽梅

自新手的作品。我表面谦虚着,内心却是抑制不住的欣喜。这可是我新兵下连后第一次被大家肯定,那些排斥情绪此时全都烟消云散。

为了能够制作出更多好作品,我一有空就扎进阅览室,查找手工学习资料、观看教学视频,逐渐掌握了版面设计、色彩搭配、图稿绘制等基本技能。在一次次展板更换、活动氛围设置等工作中,我的水平有了质的提升。晋升下士后,我开始担任手工小组组长。我们把“业务”拓展到春节的张灯结彩、值勤人员“工号卡”、官兵生日特色礼物等。在全团组织的一次作品展中,我的手工作品还获得了第一名。

这其中,我最得意的作品是“手工服役章”。2015年,我被调到深山深处的新连队工作,正好赶上年底老兵退伍。大雪冰封了出山的路,退伍老兵们只好在视频会议系统中观看团里组织的“向军旗告别仪式”直播。看着他们热泪盈眶,我也跟着哭了。这时,一名老兵突然站起来,向着电视

中飘扬的军旗,敬礼。那一刹那,我真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!

“手工服役章”的形象慢慢在我脑海中浮现。我从每日上下班必经的山路中取材回来,晒干、塑型、上色,经过对材料和造型的反复试验,作品最终成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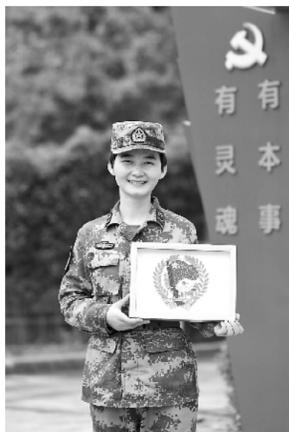
从此,连队退伍季里多了一个属于我们大山通信兵的“仪式”。大家浩浩荡荡上山取材,帮我收集各型各色的样本,和我一起为退伍老兵制作各种手工纪念品,其中当然少不了人手一个的“手工服役章”。

也许是我的“手作”中饱含情谊吸引了大家,身边跟我讨论“手作”的战友越来越多。“下个月我女朋友生日,我想自己做个礼物送她”“休息时间不想玩手机了,普技师你带我一起做手工呗”……工作之余,我们一起交流设计样图,到山中寻找素材,放飞灵感。

如今,我真的成了战友们口中“心灵手巧”的“手作”达人。手工制作不再是因为工作需要,而成为我

的爱好。

(唐龙整理/摄影)



普丽梅制作的“手工服役章”。

军营文艺范

我第一次做手工,其实是被抓了“壮丁”。

也许是因为少数民族天生自带光环,大家都认为身为彝族姑娘的我,应该是心灵手巧的。于是乎,连队手工小组纳新人时,班长很自然的就把我推荐了过去。

没多久,任务就来了,指导员安排我负责更换连队手工展板。这意味着我要负责从设计到制作的每个环节。可是,我不会。我把自己的设计图稿,每每弄到深夜,却被组长否决了一次又一次……

图稿设计在指导员的帮助下,终于成稿,可以着手制作了。彩纸怎么搭配、怎么剪花……经过两天一夜不断试错,我完成了手工展板的制作。当大家看到成品时,都不相信这是出